

长歌一曲千山绿

□刘玉琴

曾经漫山遍野的森林，退变为“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高原荒丘，塞罕坝一百年的荒芜，成了共和国绿色之路的心中之痛。话剧《塞罕长歌》以宏阔视野和戏剧性思维，讲述承德围场塞罕坝机械林场三代务林人60年来，在高寒荒漠地区创造世界上最大人工林海的人间奇迹，唱响一曲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壮美长歌。

一个有价值的题材，如何变成有意义的事，演化成昂扬的艺术生命，这是艺术家一直探索实践的课题。《塞罕长歌》将三代务林人的艰苦创业与阵地意识，提炼成梦想的执着与追梦步履的坚韧，将职业信仰融入生命旅程，以追梦和奋斗激情，融汇成塞罕坝人特有的精神品格和血性。创作者将一个有价值的题材建构成一个有意义的主题，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化作舞台上的一道光，点亮了题材拓展、内容开掘的新视界，在平凡质朴的职业信仰与生命信仰的交织中，彰显出牺牲奉献精神的高贵与伟大。塞罕坝精神穿透岁月，为现实题材戏剧创作带来平凡质朴中的强力震撼。

一个鲜明的当代理念，呼应了悠久的生态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蓬勃现实场景，以半个多世纪的一贯性、坚韧度，成为绿色发展国家意志的艺术表达。新中国成立之初，“绿化祖国”的大幕随之开启，河北塞罕坝大型林场正式创办于上世纪60年代初。作品一开场即是务林人在一百四十万亩的荒原上种树。从第一代人工培育本土树苗，第二代人容器育苗，到第三代人的石质阳坡栽种，从无法种树，难以种树，再到满目苍翠，绿色成海，《塞罕长歌》以波澜壮阔的情节走向，气势磅礴地记录了塞罕坝人立志把没有一棵树的荒原建设成充满绿意的美丽高岭的过程。这是中国几十年来追寻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历史轨迹的艺术投影。全

剧的独特之处在于，作品形象揭示了塞罕坝人把使命变成全部生命的深厚寓意，将树与人的生命进行重叠性建设，无论是白毛风肆虐、雨淞旱灾，还是伤痛牺牲，他们互相守候，彼此相依，融为一体。他们种活了树，树也成了他们的生命依托。树活了绿了，他们的生命也活了润了。环境美了，日子也好过了。他们一生拼命种树，自己最终也想要化成树。剧中对塞罕坝人与森林的情感描述得真切感人，新颖超脱。这种充满诗意和哲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书写，是对现实生活场景高浓度提炼的结果，是对中国绿色发展道路之所以成功的深刻哲学表达。今天林海浩瀚的塞罕坝，不图为京津构筑了一道挡住南下风沙的坚固屏障，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已经超过120亿元，还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环境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联合国治理荒漠化领域最高荣誉“土地生命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代倡导，化成舞台上激动人心的美丽现实，印证着先进理念相承延续的诸多经验与可能。作品形象记录，激情勾勒，以鲜活细节、生动语言，艺术地阐释绿色发展时代命题的相延有序与不断注入新内涵的时代气蕴，抒写出当代审美观照下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坚实基础和强烈自信，为同类题材创作提供了中国上下合力、人心所向、梦想成真的艺术样本。

一流的精神旨向必须与一流的艺术呈现相辅相成。一部优秀作品不仅有坚实的主流价值作精神支撑，也需要舞台表达的创意性尝试与之相得益彰。《塞罕长歌》注重挖掘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命运的坎坷与顽强，艺术地高扬了塞罕坝精神。舞台设计颇富历史质感，视野开放，恢弘大气，以立体可视化探索营造了

特定年代的生存空间与真实环境，折射了话剧艺术以当代审美观照现实题材创作，努力提升舞台新气象的深度思考。大幕拉开，是上世纪60年代刚开始植树时常见的白毛风。满台如恶浪般翻卷的黄风怒吼中，是漫天狂舞的雪花，人被埋进雪窝里后被挖出来尔后被抬出来。多媒体视频与影像技术的交互运用，将风沙肆虐、大雪纷纷、贫瘠土地上没有一丝绿意的险恶生存环境逼真地呈现于舞台之上。上世纪80年代遭遇旱灾，十多万亩松林轰然倒下，落日余晖中枯死树木纷纷倒地的惨烈景象，极大扩展了戏剧的表意空间。新世纪千山染绿，无边林海的壮阔苍翠，又投映了新时代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高地的壮丽风景。视听交融的跨越介通感叙事，汇成锐意求新的众声交响。尤为难得的，是多媒体视频与剧情无缝衔接，环境背景、意绪情感渲染得自然有机，具有影视艺术般的画面质感产生强烈的视听冲击效果，音乐的烘托铺陈，具有年代感的布景设置，整体上还原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同历史场景。全剧努力张扬的现实主义风格，也与塞罕坝人的热血和志趣相映生辉。第一代塞罕坝人并不知道未来的塞罕坝空气能卖钱，他们满怀理想来到塞罕坝，不是为了钱，纯粹是为了心中的梦。他们可能是别人眼中的“傻子”，但他们相信塞罕坝的绿色之梦。“六女上坝”的激情，中秋月夜的口琴声，《我的祖国》音乐的贯穿始终，新一代务林人“林为情思风作马”的阳光展望，奠定了全剧理想主义叙事基调的可信基础。真实与想象、激情与哲理，共同构成《塞罕长歌》的诗化意象。这种视听的震撼和诗意的弥漫突破了传统话剧舞台的写实主义美学体验，为戏剧带来多维度表达的新鲜感受。在奋斗历程与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化中，我们听到充满理想和勃勃的生命回响。

任何成功的现实题材作品，都是对生活的发现、提炼与重构，是与艺术手段努力纠缠融通之后的盛装亮相。内容开掘上，抵达使命梦想与生命热情高度契合；艺术表达上，理想诗意与多媒体技术圆润和谐。《塞罕长歌》以别具一格的样貌，讲述了一个富有当代气息的中国故事。



话剧《塞罕长歌》笔谈

与天地对话的史诗创制

□刘彦君

典型性，是着眼于求“同”存异，就是弃小异而求大同的群体性来实现其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这些人物性格内涵中更多呈现出的是一种能够揭示出一定的社会、历史中人物本质和内心的“共性”或“普遍性”。作品中主要人物的群像展示方法，是由主创的主题诉求决定的，虽不多见，但其戏剧作用却非常明显。

无论是本想下坝，最后却坚持下来的佟保中，还是在运树苗的过程中不慎跌进雪窝里，宁愿自己冻死也不让树苗冻伤的第19岁技术员高志，或者是举家上坝安营扎寨，当年曾在塞罕坝地区打过游击战的老场长李斌，还有从北京林科院来的总工程师杨宁先，再加上作为第二代代表的佟刚、二桃和第三代发言人的佟小林和舒纹……剧作通过对他们一系列生活经历、情感纠结的描写，充分展示了第一代的责任和信念、第二代的坚守和理想、第三代在新的目标中再创业的“共性”，不仅让观众清楚地看到了“塞罕坝精神”存在的广泛性和普遍性，而且张扬了“塞罕坝精神”“驰而不息，久久为功”代代相传的主题，这种戏剧功能，可不是仅仅靠力刻画某一典型个体形象所能实现的。

该剧在舞台制作上，运用多种多样的新科技手段，将主流价值思想、戏剧创作元素和艺术审美特质完美兼容，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市场回报。附着在转台上的地窝子、马蹄坑、望火楼等趋于写实的场景设计，以一种虚实结合、走马灯式的“蒙太奇”效果，诗意地还原了塞罕坝地区的特殊风貌，而富有视觉冲击力的林海、云层等置景呼应，充分发挥出颜色符号的情感指涉作用，而有意性的多媒体视频舞台背景的设置加盟，更是与戏剧情境相互映衬，意象化地营造了一个具有多重意味的立体空间，使之变成了一个可以自由进行“诗化意象”处理的舞台时空构成，完成了创作者强烈的史诗风格表达，为作品提供了更大的艺术创造可能性。

而这种具有史诗风格的意象表达段落，造就了整部剧一个个的动态高潮和华彩篇章，构成了一幕幕有序的艺术语汇系列，诗情画意般描摹了这些创造了世界上最大人工林海奇迹的塞罕坝人的情怀，也成为其他在建设祖国的道路上无数引领者、奋斗者情怀的象征，更是塞罕坝人之外所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好日子无比期盼，以及为之奋斗的情怀写照，扩大了该剧的视野与格局，使《塞罕长歌》的精神引向更为久远。

民族精神基因的代际传递

□万素

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一项带有前瞻性的世界课题。2017年12月5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彰中国塞罕坝人建造荒漠绿洲的卓越功勋，特授“地球卫士奖”至高荣誉。上世纪60年代初至今50多年来，河北省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们奋力改善地球生态文明，战胜了险峻恶劣的自然环境，打响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

河北省承德话剧团《塞罕长歌》主创团队强强联合，将塞罕坝题材成功地展现于当代舞台。编剧孙德民、导演王延松、舞美设计高树康、灯光设计刘建中，多媒体设计胡天骥等艺术家通力合作，开创出新时代话剧舞台上具有史诗品格的艺术作品。

《塞罕长歌》的开局异峰突起、十分独特。幕启，多媒体LED滚动投射到屏幕上的白毛风起劲地咆哮，纱幕后转台缓缓碾动，一伙人上上下下地奔跑着、呼喊着，寻找失散了的中男一号人物佟保中。时光流转到1963年冬的一个夜晚，在塞北荒原狂风暴雨肆虐、白毛风呼啸怒吼的极端化场景中，一开场就把主要人物佟保中推向令人揪心的戏剧情境。一桩桩突发事件接踵而至，情节紧锣密鼓地推进，多媒体视听语言营造出极端戏剧情境，造成观众审美心理的巨大冲击。

人们在沟塘底的雪窝里寻到已经冻僵的佟保中，并将其用木板抬回。生活经验丰富的当地人二嫂，用冰冷的雪使劲揉搓他的全身，果真捡回了这条命。醒后的佟保中一面千恩万谢，一面坚持还要“下坝”。其原委是“辛辛苦苦种了两年树，成活率几乎是零”。创建林场急需大学生技术人员加盟，这些年轻人缘何要当“逃兵”？想当初，他们这拨来自山东、湖北、吉林、黑龙江的林业大学毕业生自愿上坝种树，哪一个不是胸怀朝阳、自信满满。要说坝上的生活条件确实异常艰苦，住的是地窝子、马架子和窝棚，夜间气温降至零下40多摄氏度，睡觉都得戴皮帽子，长年喝雪水吃带壳的黑麦就成菜，或用盐粒泡水就餐。若追究他们“逃跑”的动机并非怕吃苦或逃避责任，而是两年没种活一棵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挫败感让他们气馁了，动摇了、泄气了，很无奈。

看了由孙德民等编剧，王延松导演，高树康舞美设计，河北省承德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塞罕长歌》，心里产生一种由衷的感佩之情。曾经去过塞罕坝旅行的我，当时只看到其林海松涛的无边绿色，却并不了解这背后蕴藏的万千艰辛而辉煌壮丽的故事。剧作通过对塞罕坝林场55年的务林历史，即由荒山秃岭变为绿水青山的真实感人的艺术再现，把这一渐渐渐广为人知的伟大奇迹，清晰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塞罕长歌》以类似于编年体的叙事方式，反映了以佟保中、杨宁先、秦海生、任晓君、张莉等为代表的塞罕坝务林人，所经历的从创业到辉煌的四个阶段。一是理想与担当阶段，体现出的是在艰苦卓绝的年代所具有的满腔激情和青春热血，以及一往无前的精神，他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在此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凸显出很强的时代感与真实感。二是困顿与坚守阶段，在务林过程中，他们遭遇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与挫折，特别是那二万亩林木在干旱之年的轰然倒塌，给他们的信心与事业带来巨大冲击，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也使人们对前景的展望、家庭成员间的情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选择继续前行，以一种不屈的意志顽强地同恶劣气象与自然条件奋力抗争。三是图腾与根脉阶段，数十年植树造林艰苦备尝的生活，树木已成了务林人生命与精神的图腾与根脉了，对绿色的向往与期待，更加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心中了，他们对森林的喜爱、呵护，并使之绿遍塞罕坝的山山岭岭，已成为他们生命、情感与追求的全部了。四是辉煌与魅力阶段，务林人以他们的不懈努力，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辉煌业绩，也因此使塞罕坝从令人望而却步到魅力四射，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塞罕坝林场的空气都能卖钱了”，大自然回馈给塞罕坝以碳汇为标志的巨大财富。所以才吸引了后生晚辈以及更多的年轻人到这里来工作、创业，并以此工作为荣为乐，第三代人佟小林、舒纹等的归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对于表现一个受到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扬的先进典型，这无疑是一部主题要求很高、选材难度很大的戏。然而从实际呈现而言，这又是一部非常朴实无华，却又独具艺术匠心的戏。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几点来概括：一是无戏之戏。也就是说局限于生活原型的缘故，很难形成尖锐的生活矛盾，又不能刻意去找出所谓的反面人物，因此就全剧来说则是很难成戏的，但编剧与导演在这方面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功力，反映出很强的构剧能力，他们用生活中的各种散点式的、却又是极为精湛的细节与场景来增强其表现力，使这部戏看起来既非常完整，又充满戏剧性、情节性和情景性，特别是在一开场时

镌刻在时代年轮间的动人诗行

□汪守德

困难年代，通过放映电影《上甘岭》这个戏中戏的设计，实现了一部经典艺术作品对剧中人们精神境界的影响与塑造，是极具深意与感染力的。二是有梦之梦。三代务林人各有各的时代印记与不同性格特征，但他们都是有梦想、有担当、有作为的人，在55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扑下身子苦干实干拼命干，立志要把原先荒凉得没有一棵树的塞罕坝，改造成充满生机的绿色长城强大屏障，既是为祖国首都北京阻挡住从北而来的肆虐风沙，也为修复遭到重创的大自然的生态。他们的梦想不是虚幻的，而是真实的，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并且在他们脚踏实地、胼手胝足、不折不挠的奋斗之下最终实现了的。这是剧作的灵魂所在，观众从剧中人物身上，看到的是他们的青春与梦想，牺牲与奉献，是怎样一步步将梦想变为使人惊叹的现实这一了不起的过程的。三是大爱剧痛。剧作着力挖掘务林人的内心情感，并且产生了撞击人心的力量。在这地广人稀、交通闭塞的地方，与大山相伴、与林木为业的人们，虽然言语很少，但他们都是有着炽热情怀、痴心不改的人，他们深爱这片土地，深爱献身的事业，深爱这个战斗的集体，深爱他们种下的每一棵小树。但他们也经历了各种人们或常有的，或只有塞罕坝才有的痛彻，如佟保中在大风雪中被迫冻，妻子得不到照顾而离世；高志在运送树苗途中壮烈牺牲；闭塞的

环境下，小榛子5岁了还不会说话等；四是小事深情。塞罕坝务林人所做的一切，践行的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的是大写的塞罕坝精神。在实际创业生涯中，他们所做的看起来都是一些平凡小事，似乎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处，但就在这平凡细小之中，却反映出了务林人所体现出的宽广胸怀和浓浓深情，有的场次具有催人泪下的力量，如中秋夜佟保中与任晓君的感情交流的戏，望火楼佟刚一家人的戏，都很感人。其诠释出的是“把爱交给青山，今生无悔无怨。把爱交给绿水，久久为功不变。塞罕长歌行，铭刻在生命的年轮间……”的魂魄，也正因为如此，这一表现先进典型的游戏具有了以情动人、感人至深的特有品质。

此外，该剧人物间的对话也很精彩、很接地气，非常生活化，显示出剧作浓郁的地域性色彩和编导者丰厚的生活积累。该剧用纱幕白毛风肆虐、遇旱森林轰然倒塌、最后逐渐形成无边林海等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情景，极强烈地渲染了时代与戏剧的氛围。旋转舞台的恰当运用，有效增强了戏剧表现的空间感。而全剧以《我的祖国》这一音乐元素贯穿，较强烈地传递出塞罕坝务林人对祖国的深情与厚意。这一切对强化剧作的思想内涵、艺术魅力和观赏性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堪称精品力作的思想艺术佳作。

群众送温暖。李场长是一个带兵的人，强将手下无弱兵。他的人格魅力在潜移默化中感染着林场职工。他既有胸怀天下的广阔襟怀，又有父爱般的深挚情怀，一个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艺术形象在舞台上熠熠生辉，深深扎进观众的心灵深处。

秦海生与佟保中同时上坝，也是第一代务林人。尽管母亲临终时海生没能守在病榻前，留下终身愧疚，甚至为母亲治病欠债三千余元，但他仍一辈子坚守林场。马蹄坑大会战那会儿，保中和海生在窝棚口书写了一副对联，上联“三餐有味无味无所谓”，下联“爬冰卧雪冷乎冻乎不在乎”，横批“乐在其中”，让人拍案叫绝。创作者对这一生动细节的提炼，点燃了剧中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性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塞罕坝林场建设就像一场接力跑，接力棒在第三代务林人手中温情传递。第一代务林人勾勒出以李场长、杨总和佟保中等为主体的群像，个个形象生动鲜活。他们的创业历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二代务林人忠诚守业。佟刚与老婆孩子三口人整日厮守于山望火楼很少有人光顾，小榛子缺乏语言交流环境开口说话迟缓，5岁了还只会叫“爸爸”“妈妈”，真叫人心疼。可佟刚夫妇认定“这片林子是我爹那辈人用命换来的”，“上级把这么大一片林子交给我俩看管，是咱的责任”！塞罕坝第三代务林人的代表人物是现任分场场长的佟小林（小榛子），大学毕业又回到这片绿荫缭绕的林场，眼下正领着一帮大学生搞二次创业，就是在平均土层不足5公分的石质阳坡上种树，为塞罕坝增添万亩新绿，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为塞罕坝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塞罕坝建设者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与绿色发展理念。观众不但感受到莽莽林海、漫坡碧透的塞罕坝魅力，更感受到民族精神基因代际传递的深切力量。《塞罕长歌》主创团队遵从艺术规律，切实掌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日常生活中提取更具生活质感的细节，由细节真实累积出鲜明的人物性格，创造出典型环境、典型戏剧情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让舞台上的英雄群像更具艺术真实性，在丰满的艺术手段编织中绽放出更加浓郁、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塞罕长歌》展示的不仅是塞罕坝三代建设者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的辉煌史诗，更矗立起一座精神丰碑，引领当代人瞻仰这座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高地。